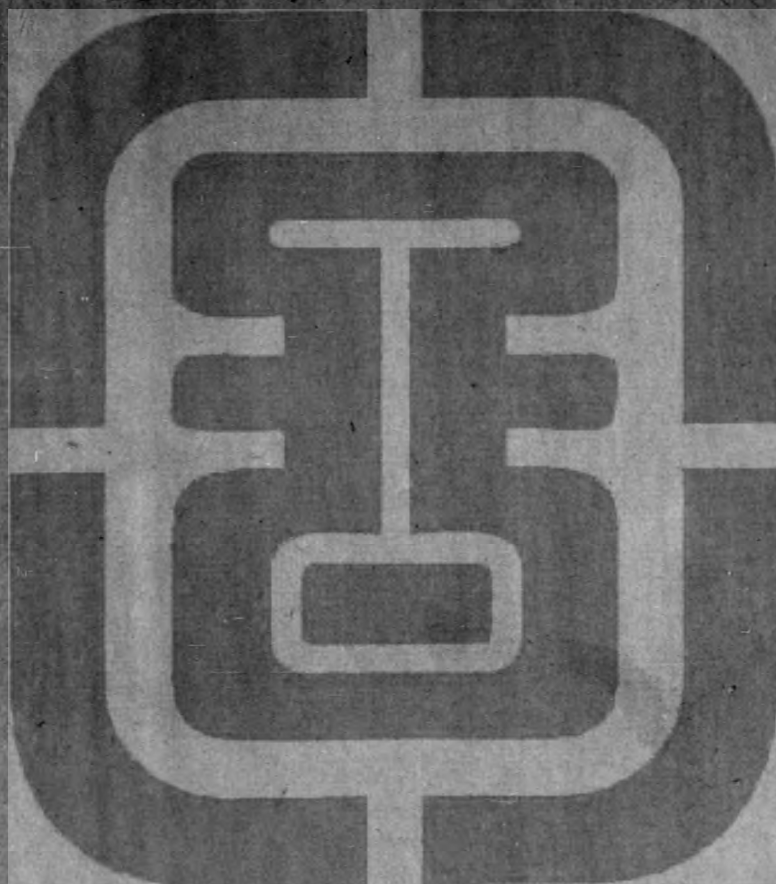


谷園文鈔

卷八

引



跋

谷園文鈔卷八目錄

引

碧玉串傳奇引

太平錢傳奇引

閩遊草引

十家宮詞引

寓言集引

燕越

胡介祉

智脩

著

宋雕兩漢書跋

韞光樓雜誌跋

淳化閣帖跋

王肅敏公全集跋

湯潛庵司空集跋

董文敏公墨跡跋

壯悔堂文集跋

四憶堂詩集跋

陳稽留先生詩集跋

使琉球雜錄跋

賴古堂集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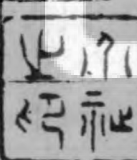
日下舊聞跋

騰笑集跋

陳稽留先生評點何大復詩集跋

學閒館遺詩跋

谷園文鈔卷八



碧玉串傳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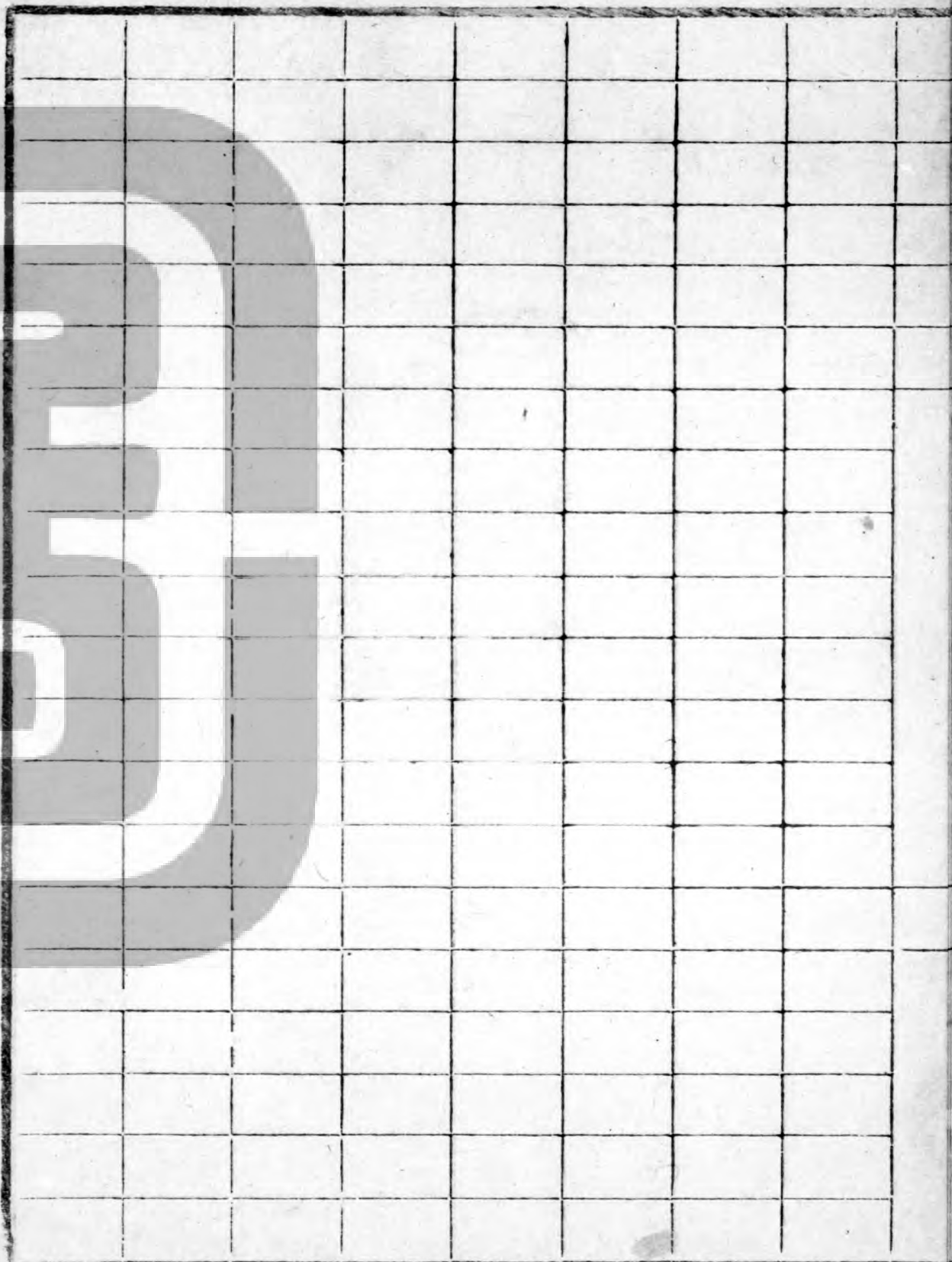
燕越

胡介祉

智脩

著

間嘗閒居論七夕牛女事心竊疑焉夫男女怨慕之
 情原在人間其可喜可愕事固不乏而茫茫天上彼
 雙星者在紫虛碧落中乃無風之波如鵲橋駐輦鳳
 杼停梭徃徃羈人思婦翠箋斑管托其離合之懷即
 村姑俗子亦莫不以此為年年佳話溯其由不過武



丁之言遂相傳為織女嫁牽牛爾及攷之列書如百
子池邊連綬長生殿中私語張九華之燈飲明星之
酒流傳非止一端至穿針樓起於齊時厥後唐之九
孔梁之七孔其他慶庭金盒設瓜果祀牛女在當日
意專乞巧其與銀河佳會月殿牽絲不惟漫無可稽
且事同風馬乃上下千古後亦並無有出而點止之
者今披閱是編天巧人工無不畢具試一登場天上
豈有私期人間自多巧拙當與柳州文並傳莫竟作

戲劇觀也

太平錢傳奇引

張果列仙流也世傳乘白驢往來汾晉間所至多奇
跡不可盡信獨百緡聘韋氏及贈蓆帽取錢事載籍
班班豈虛談乎所可異者紅妝白髮締盟瓜圃偕歸
王屋非塵緣有託幾涉荒唐唐神仙好色寧其然耶今
披是帙而作者之情生於曲曲成於心纏綿盡致俾
千古風流彷彿如見更借韋固遇月下老人一段姻
緣回環串合宛若符節情緒入神不蹈凡徑殆有飄

然不群之思余心愛之而惜乎棗木闕如僅得抄本
每一披覽不能釋手間有字句舛錯音調未諧略加
點竄庶可被之管絃而無遺憾故為採列獨出以當
傳奇小山云

閩遊草引

余於庚申歲交許子實夫好學博古於篆法神妙尤
藝成之一為余刻谷園印譜既序之詳矣壬戌余持
節入楚遂與別依其大阮農部四山於潞沙官署相
望數千里外而郵筒往來無間未幾實夫授閩之福
州檢校一行下吏鞅掌海濱豈實夫志耶迨余東轅
後契濶者久之家表劉葯房亦究心秦漢遺跡每披
谷園印譜相與傾倒嗣聞實夫于役北來舟至大河

為風所覆深念而亟思見之乃遷延者一載部議始
解方得言旋過德水別已四年握手歡甚聚散何常
不覺相顧太息因述年來浮沈狀鬱鬱不自得嗟夫
以實夫之才屈於一命無所發揮乃當塗竟無有知
已者落落遇合其抑塞摧挫之思不得不寄託於詩
也固矣爰讀其閩遊草而山川風物贈答言懷皆本
真景真情駸駸有風人之遺意烏獨怪當舟渡時而
是編相從顛危之餘今復得携歸以之登臨酬唱叅

悟舊遊必將歷境益前而為詩益工即秩雖卑乎其
進正未可量亦足自豪奚用快然為實夫勉乎哉登
臚命酒書以贈之

十家宮詞引

宋雕十家宮詞本上元俛檢討闇公得之書肆中秀
水朱檢討竹垞見而錄之畀余鈐板於安德鈐成歸
竹垞竹垞為序其本末并論列源流甚悉此己巳年
事也顧先二年而闇公歿原本已不可再得譌誤無
從正板歸竹垞後又閱五六年矣雖印行不乏而媿
非善本恐承襲舛謬以貽知己羞乙亥春乃重刻於
大梁臬署較訂視舊加詳剞劂之工亦稍覺完善良

可慰也夫閻公不私其所得而竹垞復亟為表章且
推述從來不沒其善此意皆足千古余因念古書秘
本其湮沒何可勝道不遇兩君誰為發覆者即如此
書一見於閻公之得再見於竹垞之錄三見於余之
錄而先後十餘年間聚散存亡人移物換無論閻公
既歿而原本新本已判不復合即竹垞與余南北乖
違音塵契濶重刻此書之日欲相與較讎論定而渺
然末由矣然則人世寧堪把翫而目見當為之事又

可不汲汲從事耶邇來復得歷代宮詞乃明人所編
纂更富於十家余猶恐其搜羅未盡擬悉取架上所
有四唐兩宋元明諸家集遍為採輯彙成一編合十
家並刻之以卷帙多翻閱難猝竟尚需時日不若此
本之因仍易舉乃先此而後彼為設一日幸甚次第
告成郵寄全本示竹垞當亦覽之色喜以余為不負
誣諉而且能推廣其意也余之志願方畢矣遂并識
於此以為質

寓言集引

今夫美人山鬼俱興騷客之思好鳥時花盡入詩家
之詠或緣情而寄意則各有由来或比事而屬辭則
隨其所指若乃辭通事外作者且不覺其然情隱意
中讀者何必徵其故歌堂前之錦瑟誰知卻為青衣
賦巖畔之明珠詎肯公傳鏤枕章臺揚柳巧借標題
樂府櫻桃從教錯認豈不亦風流婉約欣得影而忘
形雅韻纏綿耐尋端於引緒也哉僕素耽癖性頗具

連觀幼習三百篇之詞即解惟憂用老長窺十九首
之旨便懷行樂及時對酒當歌但愁日去看花寬句
寂喜朋來爰啟陳編效前賢之擬古別裁新體創後
則於從今仍首句之五言儼若網舉目張之順詘餘
音於三疊居然勢險節短之奇以無名氏之篇章供
有情癡之寄托於是曲原巴里因屬和之偏多聲播
藝林亦流傳之漸廣彙而成集梓以問人故藏本意
而不宣一任疑辭之莫釋譬之射覆等曼倩之滑稽

題曰寓言類蒙莊之荒忽云爾

閩小紀引

蓋聞張華作志樓臺宮室之詳鄧璞系銘草木昆蟲
之細合九州之方物多屬品題採四國之風謠盡從
標識所以嗜痂之子見瑤柱而朶頤逐臭之夫寡幽
蘭而結佩洵藝林之佳話亦文苑之奇珍閩小紀者
周櫟園先生涖閩時所作也先生汝南華胄閩海祥
刑澤沛蒼生波潤螺江綺縠仁垂丹筆彩留烏石芙
蓉值政事之餘閒詩書博覽訪山川而登涉物產旁

求環翠亭邊時見擯柳之綠玉清洞口傳來荔子之
紅而且陸海珍藏盡入陶朱之室閭閻風化悉登太
史之書斯固述異之所獨遺抑亦搜神之所未備者
也若夫結蜃樓於毫末半屬空談綴玉樹於篇端都
無實據祇令開卷已足招魔何待成章方勞覆瓿而
先生則徵諸風土考究不厭其詳間以評衡賞識獨
標其異非徒博物僅博名於國僑併可解頤等說詩
於匡鼎譬之啖罷哀梨之味爽氣候心裁成冰鼠之

衣涼風襲體攜來座上如遊蓬島之山置在枕中恍
入榴花之洞是以名區勝境不乏登臨里語方言俱
供採輯豈直一時紙貴爭抄三賦之文且將千載書
傳備錄八閩之乘者矣

八種古書選引

士生斯世去古漸遠惟知守章句習舉子業有能通
四子五經者即謂然自命博學或至窮年白首不
知十三經廿一史為何物違問以外之書乎吁誠可
歎也大梁袁聖衣先生既嘗以章句成進士矣遭時
不遇不獲大展其經綸乃退而著書數十年編輯甚
富其中有八種古書選余讀而異之蓋皆經外之經
史外之史多為今人目所未見夫士生斯世去古漸

遠於目所未見之書無論詞有所不通意有所不達
即求識其名知其作於何人之手已百難得一乃今
觀先生是選其去取當其援據精苟非好學深思其
知其義蘊者必不能表章及此是書也傳之天下後
世使天下後世之人縱不能如先生之融會貫通洞
悉元本而八種之目次無不章章於耳目間先生之
功已非淺鮮矣倘令更有如先生之融會貫通洞悉
元本者起而繼先生之後以益闡揚發揮焉則是書

之裨益於天下後世豈顧不偉哉余以先少保譜誼
敬先生為父執景行亦既有年茲來承乏大梁引居
邦事賢之義尤切仰止而先生已騎箕尾而赴召玉
樓矣僅得從著述中窺見其沉深嗜古之學雖未足
盡先生萬一而私自喜竊因孔李淵源之末綴辭而
附不朽余之受益不更厚於天下後世哉

周易漢宋合說通全引

嘗謂易也者合理與數之全者也伏羲始畫八卦而卜筮之法行於天下歷代聖人因而損益之遂成一書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備載是以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理與數兩得之矣自孔子道衰群言淆亂人各一經家各一說而易之旨遂紛錯於天下彼夫離經畔道崇事虛無者毋足尚矣若漢儒之說易主乎數宋

儒之說易主乎理二者並行不悖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自宋儒出而漢之傳註舉廢天下士有白首不見十三經註疏之文者夫漢人言義理辨天人心性誠不及有宋諸儒之詳且密然而去古未遠師說相傳其於名物象數之微昭然備具亦可為六經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倘必欲是宋而非漢則五經同異之說將何在而辨之耶大梁袁聖衣先生為先少保同年友丙戌成名後即因註誤歸里數十年足跡不入

城市杜門著書裒然為大梁儒宗尊宿嘗合漢宋諸儒之說輯成五經通全而於易經一傳獨取王弼之註孔穎達之疏程朱之傳義而不及鄭康成之註者蓋以鄭書既佚難得其真即得亦不敢輕信遽載此闕疑之意也夫合註疏傳義參稽而考証之以上溯四大聖人之旨而釋老識緯之辭槩擯不錄既不泥於理數之一偏而易傳之旨乃以大明於天下其有功於聖經者豈淺鮮哉余幸承乏茲土又辱通門世

講之誼欽先生之學行且得讀其書爰為之頌言於
卷端以志景仰云爾

毛詩漢宋通全合說引

古者太史採十五國之風謠以登於天子而詩始焉
自孔子作刪其繁蕪存其大雅者凡三百十一篇而
興觀羣怨之義備矣故里巷所作者為風風以道性
情朝廷所用者為雅雅以正禮節宗廟所歌者為頌
頌以告成功卜商為之序以授魯申迨秦政焚書之
後而詩止六篇今所存者惟三百五篇漢人毛亨作
訓詁傳傳於趙國毛萇時人於是有大毛公小毛公

之稱以二公所傳故其詩曰毛詩東漢鄭康成取毛氏訓詁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註解謂之曰箋雖其說主乎名物象數之微然而上以承師說之傳聞下以作後人之羽翼不可謂無功於聖經也且夫古來之說經者猶如聚訟蛙鳴蟬噪務為博辨之談求其有得於聖人之旨者蓋亦鮮矣是以詩之傳有四齊魯韓毛是也自齊申公之詩止於晉魯轅固之詩止於魏韓詩內傳止於隋而毛傳獨行唐孔穎達為

之疏沿及宋世朱考亭盡闢諸儒之說而著成集註其言學詩者在乎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齊治平之道不待他求而得之矣斯言也蓋專於天人心性之功者也以視夫漢儒之說固不能無淺深之別然後之學詩者徒欲是宋而非漢而曰舉無足取毋乃固哉高叟之為詩乎大梁袁聖衣先生當世博學君子也合漢宋之說而集成五經通全於詩則本毛氏之傳兼及鄭氏之箋孔氏之疏

朱子之註可謂該贍靡遺者矣而復取諸儒之可採錄者以備經旨之全闡發昌明貫穿盡致源流有據啟迪無方可使毛鄭之學與朱註並垂於永久雖匡鼎解頤恐亦未必詳盡若此也况夫說約講章專事舉業之瑣瑣者又何足云乎將見是編之成不特遠溯西河氏之傳而漢宋之紛紛聚訟者亦可藉是以定矣

聊齋志異引

古來精衛有填海之竒女媧有補天之異信史所載班班可証未始非後人博物之一助也特是史也者所以紀朝廷之言動脩昭代之典章未遑他及間或舉一二恠異之大者載在簡編而凡變幻倣詭之端稍涉纖屑皆不及詳惟裨官野乘採輯成書以徵當時之軼事以廣後世之見聞是亦史氏之遺意也故齊諧一書至今膾炙人口後之作者若干寶之按神

任昉之述異不下數十百種遠者上考歷代近者止
紀本朝要皆補史乘之闕非徒炫竒爭異而已孔子
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聊齋志異
一編其亦本此義乎余於暇日取其書而讀之見其
離竒光恠極人世所不經之談又皆人世所必有之
事海市蜃樓之幻閨房嫵婉之情一經點綴曲盡其
妙凡夫耳所聞目所見者取而筆之於書裒然成集
至於有闕世道人心者則間以評衡而特書曰異史

氏使讀之者惕然警悟或臨其迹者又且殷鑒不遠
也嗚呼豈非史家之遺意哉且夫天下之大何所不
有况物類雖微各具靈性難可與之談元理孤可與
之參禪宗陸清河遇王弼則文思大進嵇中散宿華
亭則廣陵得傳古今來恠異之事指不勝屈即子不
語恠亦第不語而已非謂天下無恠也吾知志異一
編當與搜神述異諸書並傳千古而異日太史採風
又可以補國乘之遺豈僅僅炫竒爭異而已哉

梁園會課引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其途自科舉設於唐太宗制藝
始於王安石後世踵而行之遂以八股試天下之人
才其督課之制國家歲命學使臣分巡郡邑進士子
而校閱之品其甲乙嚴其去取三年一命主試者出
項而試之棘闈更拔其尤以備賓興之典蓋所以激
厲其志鼓舞其心俾勤學通經好古而不狃於小成
也然以三年之久士子之試於學使臣者止於再試

大	河	以	游	同	卷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主試者止於一其間不無曠廢之慮記有云比年
入學中年考校又有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則日省月試之事是誠守土者之責也余以承乏
觀察中州念兩河為人文淵藪教學不可不先下車
之始即定會課之舉每月一行屆期則集首郡縣之
生童親加考課雖寒暑風雨不間輟遠者封題而責
之有司俟其彙集以進至衡論之下絕請託杜奔競
虛心以探其意旨直筆以定其工拙擇其優者列之

前茅賚以膏火之資獎以詩文之贈其於諸生益未
必無小補也夫課士者工欲其密密則不分心於外
用而惟以聖賢為徒章句為業漸摩陶淑久久不變
人品於以可正學問於以可成事又欲其慎重慎重
其事則諸生不視為具文爭相勸勉以副採擇之盛
意如其不然久必生厭厭則廢弛之患有所不免又
遑問其相與有成也余之為是役也夫豈煩苦爾諸
生哉亦冀爾諸生切磋琢磨務為必售之技異日者

各以其所學由鄉而升之國由國而升之朝則余今日之舉實屬他山之助諸生尚或引余為知己哉

月泉吟社詩引

蓋聞觴流水曲傳風雅於蘭亭菊放籬邊集賓朋於
白社酒熟椒香之候勝侶如雲濤飛泉湧之初佳言
若屑顧一方之聚處何難載筆而從乃異地之間聲
豈易褰裳而赴詩場盛典藝苑奇觀月泉吟社者吳
公渭之所創也公延陵華胄宋代遺賢久膺製錦之
才翻從陶隱漫賦歸田之什遂主齊盟選勝地於江
頭結者英於海澨芳聯棣萼升降雞壇臭洽蘭馨傳

來驛使鮮雲遲日盡是韶華暢適之時擊鼓吹豳不
之翰墨流連之致預從隔歲頒送新題或五言而七
言志徵盡各集百卷而千卷榜第後先子將月旦之
評無私里社小白葵丘之誓共矢盟臺序名次以酬
縑纈詞章而付梓稻梁菽麥篇篇林壑之風雞犬桑
麻步步桃源之勝欲笑閒居作賦安仁未竟其詳庶
幾栗里吟詩元亮差堪竝列者矣然而殘編斷簡刊
行數見於前人則古稱先學步敢忘於來者爰鳩工

於梨棗玉軸重新復寄意於篇章蕪詞併綴詩蕪律
體韻盡平聲六猶井底鳴蛙敢效甘陵兩部管中窺
豹比之子敬一斑云爾

靈樞經引

太極經自有形而歸無形終於無象易分六十四卦	大約與易相為表裏者也易自無極而生有極始為	得其正後又有靈樞經為經之始不可攷窺其義蘊	舉而吉凶悔吝之理禍福倚伏之機惟憑於易者為	卜則必誠必敬也後世卜筮之書繁而無當不勝枚	豫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明乎疑則有卜	卜筮之道由來遠矣禮曰卜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
----------------------	----------------------	----------------------	----------------------	----------------------	----------------------	----------------------

經分一百二十四卦易以八卦配合而成六十四經
以八卦岐分而為一百二十四易之占也以爻經之
占也以象至三才之別陰陽之分何莫非易中引伸
而觸類之者也然則經遂可以為易乎夫經雖不可
上擬於易而占驗之功與易畧相等蓋易所言者理
經所言者數理則精深而難測數則顯易而可明占
之者可以察天時可以審地利盈虛消息進退存亡
之故無不了於象詞又寧第示人以趨避之方貞

悔之驗而已也宜乎管公明以浚脩明而註解篤信
而奉行著累代常有其人也余願世之人毋徒視為
卜筮之書而誠以將之敬以行之又何患疑之不解
從違順逆之事不預決於未來也耶若夫占筮之法
始則有呪繼則有勅頗類乎道家者流攷周易筮儀
中未嘗見也此則第可存而不論云

而不煩苛嚴正而不迂濶孩提赤子愚夫愚婦皆可
與知與能事事可學而幾人人可改而及也至矣哉
其不曰訓而曰規者或以訓猶有言語之迹規即在
步趨之間觀法焉而可以自喻太史深意殆微寓於
此中乎而又每綱之中各分條目若干則序言之後
間採四子六經之文諸史百家之語與古人懿行前
賢嘉謨綴其末度太史之意夫亦以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聖賢初無異於人能者則為聖為賢不能者即

不免為愚不肖豈非以聖賢期之子子孫孫而不欲
其遽安於小成也哉抑太史甫弱冠已登賢書戊辰
雋南宮跬步於玉堂金馬以身心性命之學望重同
朝坐而言起而見諸施行安在齊家者不可以治國
平天下耶且太史未釋褐之時所著有學規十七則
及小試於廣文又刊理學正宗書久矣皆為學者之
法鑑士子之章程即推而行諸天下後世將盡不能
出其範圍也又奚止家規一則為太史之子若孫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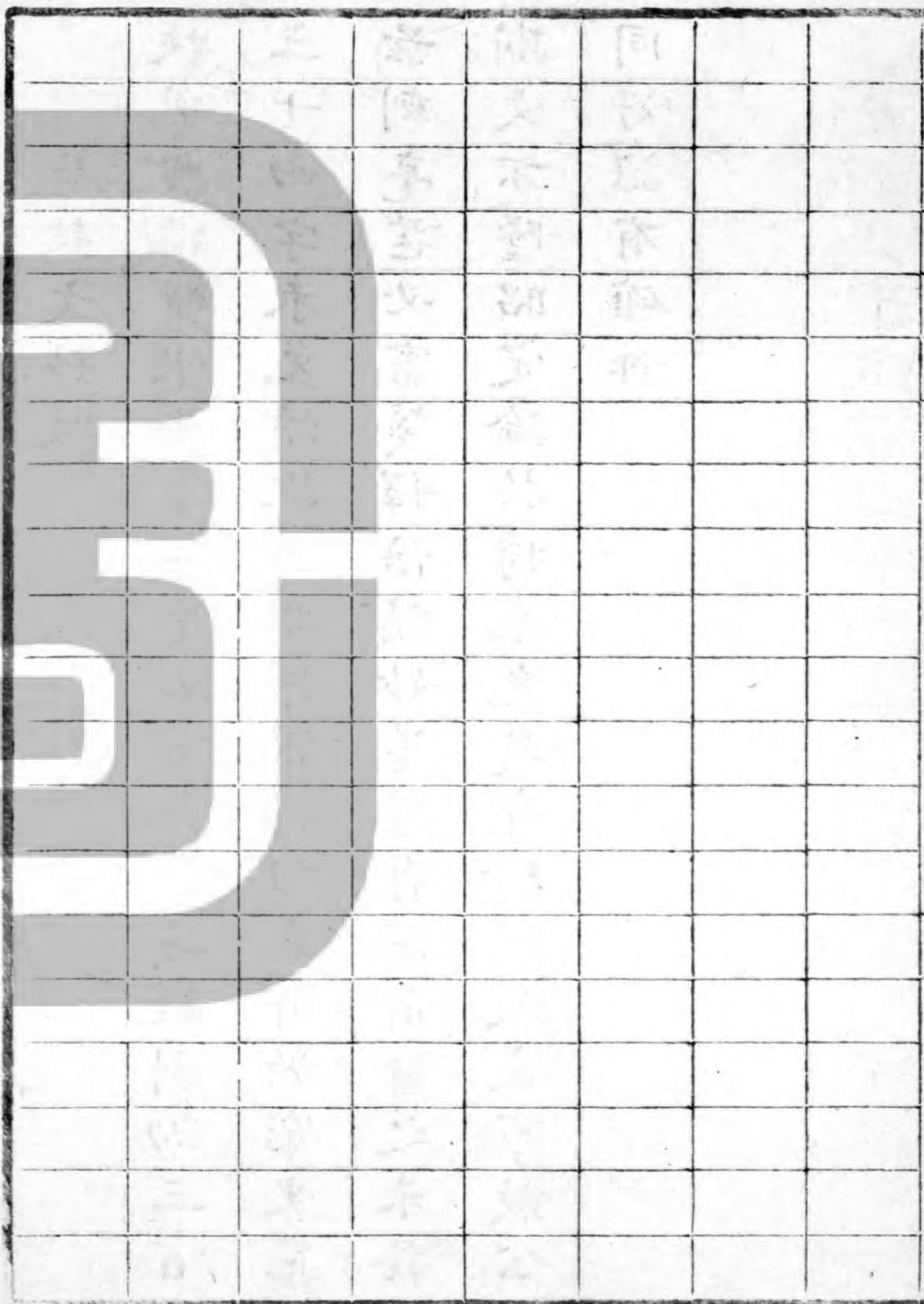
哉余以太史直駕顏柳而上之矣

石鼓文鈔跋

扶風古跡壁水先型二千五百餘年幾經剝泐三百
三十四字未免淆訛自非學富揚雄豈解源窮史籀
茲刻毫芒必審箋釋倍精妙墨僅存闡前賢之未發
斯文不墜昭定論於將來允矣奇珍綺歟盛事敢公
同好諒有確評

韞光樓印譜跋

已巳閏月余將展先世墳墓山陰故里時許子館於
家叔小樓余行有日矣語許子曰子名播寰宇所鐫
金石印記不可殫紀譜凡數種中間雜游戲之作蓋
通才博學無施不可頌篆刻以秦漢為宗其他備體
則可以為足法則未也日且長無事盍更為譜家叔
亦然之余留別許子詩因有新譜歸應就相商更小
樓之句時許子亟圖南迤意未決閱三月余既抵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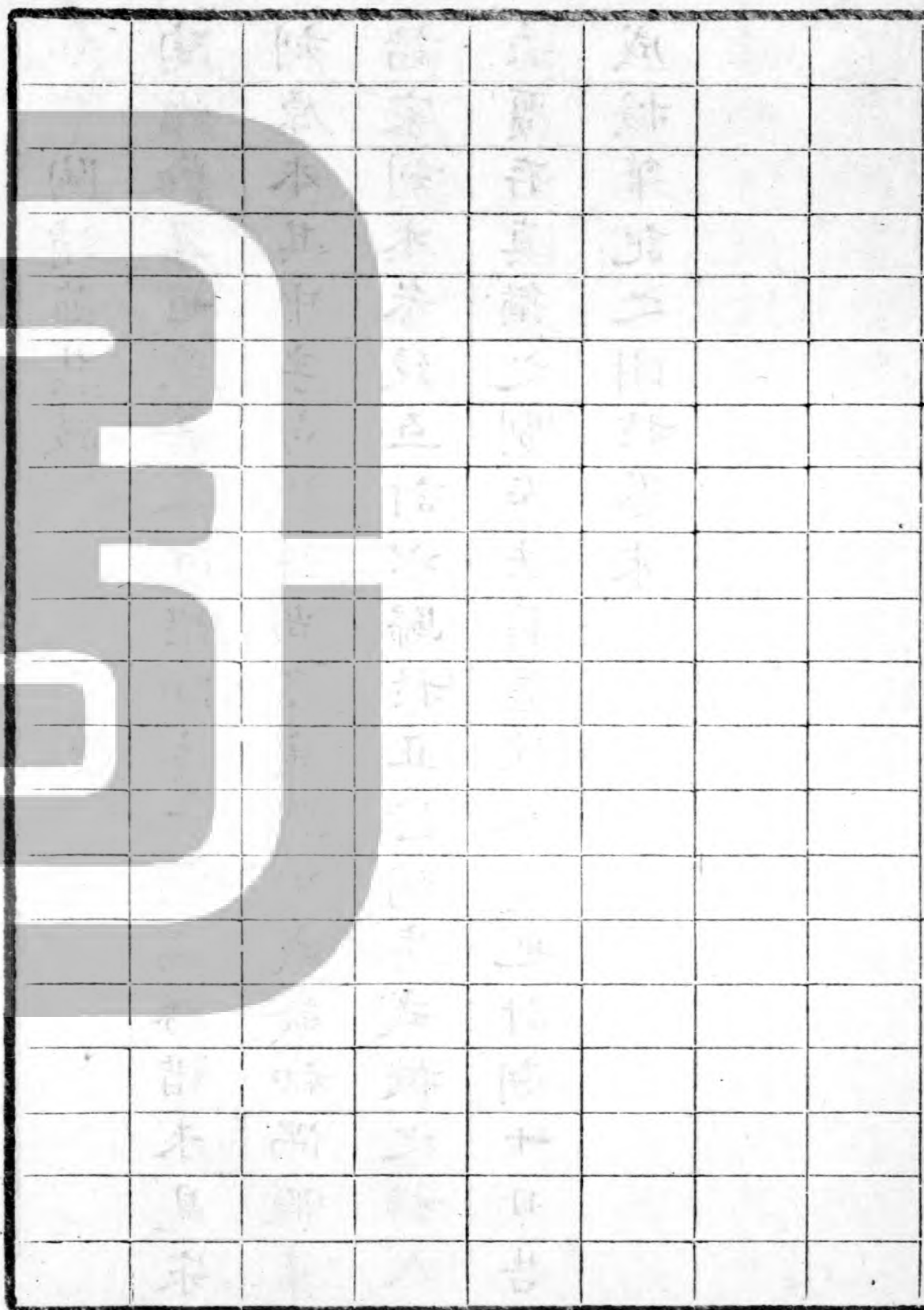
下苦溽暑暫停客舍居無何家書繼至則許子所勒
新譜封題赫蹠數幅與書併寄啟視一再訝其竣事
之速蓋於余未行固已心許之矣一皆倣古無後代
增易諸制無不可法者而家叔周詢攷訂亦與有力
烏為之喜甚研味不忍寘遠書數語馳寄以附諸
譜末計此時已鏤板問世余亦且將北旋倘許子尚
未歸猶及侍家叔與許子重聚小樓細評劇論亦一
快事也

陶靖節集跋

陶靖節集世之善本近惟陶庵一刻為勝惜未見宋
刻原本其中字句訛舛尚多康熙甲戌歲初偶暇集
諸家刻本參攷互訂以歸於正仿陶庵式授之梓人
去贗存真猶之剔石去蘚差快人意也計期十日告
成援筆記之附於卷末

詞齋跋

念庵劉公負才不偶齟齬于時官止陝西憲副退居
林泉吟咏不輟翰墨之餘間為詞曲小令以抒其懷
抱而寄其牢騷當時艷稱至達宮禁歷世寢遠散逸
遂多外王父少保公嘗集而傳之顏曰詞齋僅百一
耳初刻於京師其本久亡厥後伯舅中丞公於山左
復為刊行二十年来傾頹離析又將不可問矣社從
故簾中得之時為展玩雖塗歌巷詠人情物態不啻



寫聲繪影恐遺音之遽失也為跋而授之梓

先少保息遊堂詩集跋

先少保息遊堂集詩十卷一刻於浙再刻於安德三
刻於大梁而後乃今稱定本為益浙之刻也勿躬親
安德之刻工勿善其敢苟焉而已乎人子奉手澤之
遺務為其親不朽計初則亟欲其流傳而不暇詳慎
既乃思益致其精大抵然也介社不幸四歲而孤貌
烏孱弱之身賴先夫人茹藥餐冰艱辛鞠育以迄於
成立且慈嚴並濟稍長勝授讀即課以一經家季父

又從而誘掖之每發篋陳遺書未嘗不三復致意當
是時此心竊已怛怛矣願上承清白之貽家徒四壁
膏火且不繼矧曰其遑問梓人迨筮仕為曹郎祿養
之餘驟而謀及於此實託友人董其事於浙字畫多
譌後督糧安德乃重刻一本於署中親校閱譌稍正
然律以古人善本輒多慙色意未慚適者蒙
恩特擢天中觀察駐大梁海內昇平
聖天子治化翔洽以介祉之謗劣膺通省明刑重寄

而案無留牘政有餘閒乃得乘心力從容遂其慎重
周詳之意因念藐孤一身幾歷艱難困苦以有此日
非兩先人佑啟而默相之不及此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介祉有心其敢邀親之靈承
君之寵而惟自安自便徒役役於耳目之前而不思
一了先人未了之事耶獨是先少保見背既逾三十
年而先夫人相從地下又更七稔几筵久撤窀穸長
封追慕音容杳不可即其得竭其誠信致其纏綿者

惟此而已悲夫工既竣家季父以跋來謂此刻可作	定本介社亦私自慰謹泚筆附識顛末於後集尚有	文若干卷以蒐羅未備不敢州州徐侯家季父編輯	受成至先少保立	朝大節詩學源流並詳弁首父執李相國外舅王相	國二序中
----------------------	----------------------	----------------------	---------	----------------------	------

先少保息遊堂文集跋

獨引先少保為同志先少保髫年工舉子業嗜吟咏	戰國策及漢魏六朝三唐有明前后七子詩選中而	人作者裁藪其同異可否不少假借說散見所評次	學博負海內重名其論文也嚴微獨當世即先輩古	師陳稽留先生為訂正者外他無所見先師才高而	始知讀先少保遺集自疇昔仲季兩叔父所編輯先	介社四歲而孤不及事先少保幼善病失學垂十齡
----------------------	----------------------	----------------------	----------------------	----------------------	----------------------	----------------------

弱冠讀中秘書刻意為詩古文辭逮游陟卿貳直
綸閣荷
世祖章皇帝
今上寵眷前後幾二十年凡應
詔之作與章奏策略論議以洎碑版銘贊交游慶弔
贈答之言記述題叙方外諸禱著甚多年未臻強仕
冀晚歲識力得更進意弗愜以故不自珍重多散失
不圖遽捐館舍稿所存無幾歲月寢已久其藏弃海

內知交者道遠訪致不易蓋詩存者十猶五六文纔
十二三耳論者每以先少保生平攻苦述作無媿一
代大家顧篇章世莫克盡傳多惋惜不獨捐軀盡瘁
報國之心未竟為人所嗟念已也嗚呼先少保絕穎
悟讀書窮晝夜忘寒暑雖疾病不少輟能數行俱下
一日終身不忘下筆敏捷又矜慎不憚數點竄屬倉
卒酬應未嘗假手他人其于詩持論嚴一如先師所
評定諸選世所奉為矩範者而古文辭崇尚典雅宗

秦漢以上六與先師合識者避之介社賦質魯鈍寡
陋無似既襁褓痛失怙幸成立尋以宦游無定在弗
遑早哀刻先少保撰製垂久遠成夙志詩集前此雖
已鏤板患踈畧為誤不可讀用是負疚殊甚歲壬申
介社待罪中州觀察幸乘簿書之暇重以詩集詳校
登梓謂為善本實賴季父及先師次君叔毅從都下
郵遞往來與在署友朋叅訂之力庶稍慰先少保九
原而文集少未敢造次又大懼歷歲久四方奔走遠

携以求備故侵尋或翻致稍漉滅未可知恐重為介
社不孝之愆乃以曩所叙錄若干卷併事剞劂不為
目次以俟續入增定示今並非全集也嗚呼先少保
以忠誠結
主知德業載在史乘不僅藉辭章為不朽計而此兩
集之行抑或竊附於作者之列俾介社獲少逭罪戾
之萬一實為幸甚倘嗣此更以漸蒐萃迄免遺缺之
憾而評纂諸書如左氏傳十二卷古今制誥錄六十

卷唐宋大家文集四十卷世說二十卷並藏家笥六
得次第行世則尤大幸矣工既畢先師之母弟康侯
先生聞之重念再世交好為之序且詳介社不揣謹
復粗紀大略贅諸簡尾其於先少保淵源根柢未足
仰窺毫末云

宋雕兩漢書跋

曩從錢牧翁宗伯集中見所題宋雕兩漢書跋二則
心豔此書方幸其得脫絳雲一炬而不暇為牧翁致
惜且亦未敢遽萌弋獲之念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
共之苟此書長留世間正不必定為我有也已周子
雪客寓書於余言金陵藏書家首俞邵黃氏今俞邵
歿書且不保公亦有意乎余感動罄囊屬雪客買得
其大半多好本雪客書致余復言此書在其故鄉海

內鉅公物色數十年莫能得此異寶如遇之不可失也雪客居金陵而籍汴兩地文獻知之最真余因憶牧翁重題此書於坦公張氏張故家新鄉雪客言殊有根抵興始勃然迨康熙甲戌季冬大梁臬署之暇市賈來告此書在近地可購求余躍起亟詢其實果尚在張氏徵價一千六百金時方歲晏囊中頗空乏顧深嗜難捨遂悉索敝賦並典質妾輩衣飾之屬得金如其數以往不踰月而異寶乃來向所謂不必定

為我有者而一旦忽為我有今而後喜可知也設家人戚友中有笑余迂且癖者余固不任辭即或謬相贊歎以為佳話可傳余亦不任受姑快余意云耳書凡十函共八十四本精緻完好牧翁跋及所引前人題辭松雪弇州坦公諸公像開卷儼然具在更付能手裝池什襲加韞匱焉起敬起愛之思不能自已也抑余因之有所感矣先少保夙好藏書挿架數萬卷不幸早世余幼孤未成立飄搖風雨之餘間多散佚

比余稍長慨然有修復之志洎邀
恩通籍俸入偶羸餘輒以問書肆適來網羅擲拾略
復舊觀今又得此書為弁冕不第可驕語海內藏書
家即仰希先少保之風所得良已夥記有之祭必先
河而後海說者曰河源也海委也祭必先河不忘本
也余小子縱竭網羅擲拾之力其敢忘先少保夙昔
貽謀哉不寧惟是凡我後之人其敢忘先少保夙昔
貽謀以忘我網羅擲拾之力哉益積金貽子孫子孫

未必能守甚且予之以危積書貽子孫子孫雖未必
盡能讀也倘猶有先澤之思吾知免矣或又曰此書
流傳不千載中更十餘姓或以廢莊得之或以逋賦
失之是亦窮人之物且不可為久計吁彼珍竒翫好
珠玉錦繡獨不能貧人家而破人產乎其為計更不
旋踵孰與題卷諸公名列班范之次附此書永不朽
耶裝竟書此以見余志

韞光樓雜誌跋

此書先少保志也先少保不及為而季父為之其網
羅之苦簡討之勤予後人以逸矣方先少保遭際立
朝仲季兩叔父以孝廉接武時先王父尚無恙而介
祉始生三世一堂履全盛之勢習見夫師友賓客之
廣交游親戚之繁以為人世類然似若無可志者及
歲異事遷老成凋謝兩世在者季父與介祉耳介祉
又以奔走

王事不遑寧居其先世所貽與見聞所及已恍然如
隔世事恐遂散佚遺恫先少保今讀此書上下百餘
年間皆能悉記其興衰而感人以歌泣志焉可不作
耶前有以承後有以開介社敢隳先少保積累以忘
季父之訓哉操筆從後蓋亦有深願焉爾矣

淳化閣帖跋

余於法書素所深好得善本置坐卧之傍日夕愛玩
不忍釋手自幸於此中頗見一斑能差別其高下收
藏亦漸多而尤愛淳化閣帖帖乃宋王著所編碑藏
禁內惟二府大臣得賜搨本其珍重如此迄今迨千
年贗本多真者百無一二此本為高陽相國文勤李
公秘藏臨歿時遺命孟績仲如兩兄馳寄於社之德
水官署時康熙乙丑仲夏也蓋公與先少保同年交

好稱異姓手足社少孤事公如父公亦視社如子彌
留之際猶不忘在遠以篋中重寶為社留念社既感
公至誼方悲其歿而又喜此本之不易得重以公之
手澤見帖誠如見公矣嘗論古人書法隨時代為升
降蘓黃朱蔡何如歐褚顏柳歐褚顏柳又何如鍾繇
二王顧各成一家傳天下後世皆不可朽也特慮墨
迹愈久則愈不可得而一經鐫石摹勒精神稍失其
舊今此本之波皴轉折無點畫遺憾與墨迹不異誠

善本也留傳子孫使後之人共相寶愛因念公之澤
開卷而如觀羹墻是所厚期也爰記數語以志所由
來云

王肅敏公全集跋

儀封肅敏王公廷相為有明第一流人物學者稱曰
浚川先生其道德勲名光昭千載當世類能言之余
不具述嘗讀先生集竊嘆其備美焉古今來作者林
立即不遽供覆孰不百年而其人亡矣問其書又何
待劫灰而消歸焉有其有傳者賦若班揚詩若李杜
文章若韓柳理學若程朱諸賢皆卓然名世第不知
易地而處果克兼擅所長否耶人各有能有不能似

難強也今先生集凡若干卷體各條帙幾盈尺余伏
而誦之洋洋乎擅百家之長以成大觀而莫得指名
其所學此誠如先生之歷事三朝可進可退可以處
下僚可以晉上秩文足以開風氣武足以載旂常游
刃有餘而難傲以所不能也豈不盛哉且夫文以載
道也道可傳文亦隨以不朽風花雪月之辭當時則
稱過則忘焉已耳六經聖賢之文上下數千百年如
布帛菽粟久而不厭以其為世所必需也先生歿且

二百年其間遭兵燹際鼎革城郭人民皆非其舊而
是集行於海內不與時代遷流至今天下莫不知有
浚川先生匪獨儀封一邑家絃戶誦已也余承乏中
州讀先生之文因以想見先生之為人恨生也晚不
復親炙耿光然伊周孔孟又何必登其堂見其人而
始敬之慕之也哉

湯潛庵司空集跋

自濂洛關閩之失其傳也著書立說者徒知尋章摘
句而身心性命之學莫或能言余以為與其口能言
之身不能行之無寧不言者猶率其真也大司空潛
庵湯先生文行久為學者所宗迹其生平始而仕仕
而已已而復仕入居匡贊不亢不隨者幾何年出任
保釐興利除弊者幾何年其間閉戶藏修大闡鵞湖
鹿洞之教者又幾何年余景仰先生之為人其品高

其望重言規行矩津津乎與聖賢為徒然恨未得從
先生游猶未知先生深也乙亥春仲令子濬以先生
遺集五卷見示余受而讀之元元本本理深而詞達
氣靜而神恬凡道德之源流經史之根據上可以利
國家下可以福蒼生者莫不叮嚀反覆洋溢乎簡端
間或寄情吟咏託意歌詞亦維抒寫天真得詩人溫
厚和平之致以余思之夫既本諸身心性命而見之
著書立說則見之著書立說而自益有味乎身心性

命也明矣又豈徒能言之而已哉余乃今而後知先
生深矣或曰至人無言苟能行之焉用文為夫古今
之理道秘而不宣自有言而羽翼六經儀型百世作
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言固不可以盡廢也今先生
雖歿後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啻親承謦咳奉為楷
模藉非言又何以啟之哉余知溯濂洛關閩之傳者
應為先生屈一指矣

董文敏公墨蹟跋

董文敏公書法超絕千古苦贖本之多臨摹者未明
其道徒求形似要其佳處十不得一也余客雲間張
子紫垣得公尺牘若干幅皆不經意筆跡秀之致躍
躍楮墨每一展玩欣然忘倦張子既為裝潢成冊遂
書數語用識歲月

壯悔堂文集跋

從來慷慨激烈之士天每豐其才而阨其遇惟其才
豐而遇阨無所展其大有為之志於是發而為文縱
橫排宕放溢奔騰下筆數千言不能自止且陰以寓
其憤世嫉俗憂天憫人之意而沉鬱頓挫出烏窮而
益工夫豈虛語哉朝宗先生為高丘侯氏翹楚一時
名望交重公卿席祖父貴顯之墳負磊落不群之氣
使不阨於遇又安能限其所至耶乃被黜於有司者

再幾罹於黨禍者一遂遨遊天下益發憤為古文盡
較後前整廢之作而成壯悔堂文集十卷敲調體格
伯仲於韓柳歐蘓而天下之傳而誦之者不啻紙貴
洛陽也噫盛矣夫屈原既放乃著離騷馬遷被刑方
成史記假令先生得時而駕以黼黻為文章以經綸
為制作庸詎知從前之整廢不與為終身而慷慨激
烈之風歛而不試也哉余以為先生之不過殆天故
豐其才而阨其遇使得追踪於屈原馬遷而成其千

載之名者也是集之傳度先生當沒世不悔也已

四憶堂詩集跋

侯氏為中州之望族累世通顯才名輩出為海內宗
匠迨至朝宗先生才益盛學益富天下莫不聞其名
者先生弱冠博學通經工為詩歌古文辭下筆數千
百言不休此四憶堂詩集皆其歷年所撰著分為六
卷氣卓犖沈雄凌厲千古駸駸乎三百篇國風楚辭
九歌之遺也當崇禎壬午甲戌間先生侍司徒公宦
遊京邸凡奏議條疏皆出自先生手敷陳愷切切中

時弊固足以徵先生經濟之才矣。後罹皖江黨人之
獄，避難歸里，且往來金陵間。先生素具豪俠之性，遊
覽名山大川之勝蹟，憑弔前賢逸士之里居，與夫春
花秋月、郊勞贈答，輒發為詩篇，悲歌慷慨，情致纏綿。
一皆動法古人，而不失溫厚和平之旨。豈區區掇拾
詞華，規摹聲韻者，可同日而語哉！以故近而州邑，遠
而四海之士，得先生片紙隻字，爭分自抄錄，即縉紳
之來仕豫者，多牒所部為取於其家，殆無虛日。昔唐

人王之渙、高達夫輩，一詩偶成，即傳誦天下。當時以
為盛事，而先生之詩與文，竟至抄錄牒取，不更駕古
人而上之哉！後之人讀先生之詩，有以知先生之為
人，而先生即此，亦可不朽矣。

陳稽留先生詩集跋

錢塘處士稽留陳先生高節鴻文為海內所欽仰其
著作之美且富當世莫不想望之而板行者僅此敝
帚集詩二十卷詩餘一卷未足饜天下之心也然先
生之學無大小皆洞徹源流即其於詩起刪後自漢
魏六朝四唐以及有明前後七子之作類皆丹黃甲
乙評隲甚詳其立論以大雅為宗以生氣為本語貴
持擇而尤尚性情必合乎四始六義之微而無取矯

飾外貌舉近代王李鍾譚之說一救其弊而補其偏
故其自為詩也高而不浮切而不近無一字一句稍
涉纖卑鄙俚之習而又不襲陳言領異標新而惟肝
鬲之是吐讀其詩而其立身行己忠孝節義之概與
其多識博物文章學問之本原鬱鬱芊芊皆從此二
十餘卷中出正不必猶存見少矣雖然前人之書苟
可以嘉惠來學後之人表章之惟恐其不盡也今先
生之集敝帚而外未行世者尚有床頭駢拇擲米諸

種矣即敝帚集之未行世者尚有文若干卷矣敝帚
集詩之未行世者尚有游燕以前所作若干卷矣何
莫非先生之著作即何莫非當世所想望使一旦悉
取而付之剞劂公天下傳來者豈不亦快然無復遺
憾社嘗有志而未逮也蓋寒家與先生交非一世矣
先生游燕之始與先少保論文相得因招邀館舍晨
夕五六年及先少保見背社尚幼而先生依依相顧
嘗就仲季兩叔父居作為詩歌古人以慰藉先大父

感歎先少保而瞻念社不置如是者十餘年今集中
所載極多讀之皆堪流涕也社稍長知從先生問字
不數年而先生遂歿雖幸得與先生令子叔毅青蓮
文孫度遠敦世講之誼更二十年如一日而先生已
不可復見矣悲夫不得見先生則益循省其著作惟
日三復思亟為表章此念甚誠以卷帙差廣難卒辦
行當先其竅切要者其餘次第以及大工倘竣是集
之於先生也真窺豹一斑哉

使琉球雜錄跋

史臣汪楫膺

特簡奉使琉球還採其山川形勝物產民風與耳目
之見聞道里之遠近以至神奇詭異之跡著為雜錄
凡五卷上獻於
天子禮也居有頃更欲廣揚
盛典昭示臣民因梓之以行世余讀其書不禁神往
歎興曰古人臣奉簡書為輜軒之使行役四方者必

以忠信為本忠信立則可以感天地格鬼神其在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其在易六中孚豚
魚吉利涉大川蓋皆忠信之謂也方君之啟行也堂
上兩大人黃髮皤皤年幾及髦君非不深切依戀也
特念人臣之義先國而後家先公而後私宜也故毅
然就道曾無所徘徊審顧於其間君誠遠過古人比
馭之風哉抑從來之通絕域者莫盛於漢漢稱名使
以張騫為第一而瀚海以外不聞足跡一至焉君獨

跋涉於烟波浩淼之中歷萬里之遠不數日而抵其
國不數旬而返於朝海若傾心波臣稽首即以天妃擘公之神異莫不
助其順効其忱此固聖天子之威靈無遠不屆而君之以忠信感天地格
鬼神又寧第稱異一時而已耶是錄也以之脩信史
傳百世可矣且君之歸也國王與其臣各以詩文進
於君為封公壽是君更以千載創見之盛不朽之名

榮其親矣誠不知古使臣之不違將父不違將母者
有如君之勞其身而無以顯揚其親否也余於神往
歎興之下既以長歌備紀其盛更附數語以志企慕
於無盡云

賴古堂集跋

司農周櫟園先生為

國朝人文斗嶽彀華溢寰宇事業載官常以一身繫
海內重望者數十年如韓退之之於唐蘓子瞻之於
宋微論在已即足及其門而光價頓增成名當世者
比比而是而其所以著賴古堂集久已流傳天下讀
其書者莫不想見其為人夫以成就如此之多想望
如此之切固無俟表章於今日而余更不能無言者

則以余仰止先生既有素而從宦齊晉復得與令子
雪客燕客同事相親酒杯茗椀之間從容宴語以益
悉先生人文之搜彙蓋先生博學好古自性生所然
又雅愛藏書凡耳目所未經見者不惜重價多方購
求至今祖籍天中及所居金陵兩地文獻之邦交推
先生家為第一蓄積既富以時涉獵貫穿用宏取多
故流而為詩古文也有本有元一字一句類非淺學
者所能及及雖先生以過人之資抒寫其性情縱橫

於翰墨而其得力於古人者亦復不少也余謏劣無
似願所好頗與先生同且遠承先生之風而近得雪
客兄弟為之稱引指示相助蒐討何莫非先生之裨
益雖積書未必能讀以是媿先生然而固陋之譏或
庶幾免耳抑余聞先生性耿介不隨流俗自外臺駁
歷入為御史中丞佐司農陪卿華要不可謂不達矣
乃一再忤當路常被逮訊幾不測讀合肥龔公芝麓
喜先生得釋詩人日汝為人之句知與不知莫不流

淨即先生境遇可想矣退之之貶謫子瞻之下獄先生曾兼之而詩文千古之傳亦遂與二公爭不朽余自以為能悉先生之梗槩者蓋不第以其文而重以其人有如此因取此意跋先生集後而還以質之雪客兄弟

日下舊聞跋

作者代興載籍告備操觚之士欲立言以傳後世誠難自見其長矣蓋牙慧唾餘掇拾不已祇令閱者展轉增厭無新意出人頭地何取屋下架屋為哉乃亦有因舊得新者取前人之著作薈萃錯綜以成一家言比諸雜組登機百花釀蜜及其既就而采色香味皆非復本來奪目賞心幾不辨其所從出斯變化之極則而文章家之集大成也秀水朱竹垞先生史館

纂脩之暇仿三輔皇圖洛陽伽藍記諸書集日下舊
聞若干卷所采古作者多至數千種傍及近今人著
述一句一字可備識大識小者悉登載無遺自燕都
鼎建以來從未覩潤色鴻業及此不特帝京景物畧
慚其固陋而已余累世家燕稔知山川井里風土歲
時又辱與先生交最久且密方其締構之始即獲窺
義蘊之精微搜羅廣而去取必極矜嚴援据詳而疑
信不為穿鑿用其三長之筆以成一代之書題曰舊

聞殆夫子竊比老彭之意云耳先生每見後進有才
筆輒勸令著書意以自作詩文雖至工不過專家一
集未必為天地間所不可少惟視古今載籍所未備
補其闕畧而致其精苟適用於時其傳必不朽至哉
言乎良後學之楷模先民之矩矱也抑余謂著書之
法當善避古人而尤當善用古人避之者所以取其
新而用之者所以化其舊韓退之云惟陳言之務去
非取新之旨乎班孟堅云元元本本彈見洽聞非化

舊之效乎讀先生此書適符此論持余此論亦可助
先生勸人著書願天下才人相與引伸我兩人之說
也抑余聞劉同人並纂南都景物畧未就當時惜之
夫同人之書不及先生遠甚先生未入史館曾客游
金陵後以翰林持節掄才採國風焉此事宜輜軒所
必及何不仍是書體例踵為建業舊聞不啻明代陪
京可留掌故即六朝金粉之盛藉鉛槧而重新矣因
題此寄先生并以為勸

騰笑集跋

朱竹垞先生由布衣召入

御試列異等授職翰林充史館纂脩官未幾簡侍講

幄直起居注持節掄才江左旋膺

特旨供奉

內廷人皆以為榮而先生不改其素侍從之暇惟日

事著作問託吟咏自娛居無何以微青鐫秩出留滯

春明者數載貧未能歸也向之榮之者或稍稍致惜

於是先生乃慨然曰嗟乎一官之於人輕重固若是哉雖然吾嘗讀孔稚珪移文矣彼仕官不歸猶使南岳獻嘲北隴騰笑矧余今日戀戀奚為因取赴召以未詩文諸作刪存其半鏤諸板題曰騰笑集以見志烏余與先生交蓋非一日矣自先伯舅填撫山左邀先生館舍會余亦偕往邂逅於通潞舟中時余方稚齡荷先生忘年之雅投分契合定交幾二十年歷見先生之隱而仕仕而暫已不忘舊隱而託之於篇題

彌重先生且久讀先生詩文類諸刻深嗜而篤好之今更得此編益雋永耽味三復無厭中忤忤欲有所言非始榮而終惜者比也夫以先生之才之美而晚達成名何足為榮即中道罷歸徜徉乎烟江笠澤安往而不可肆志亦何足為惜特是不仕不隱留滯春明官罷而尚寄旅居家貧而難成歸計此則極才人之阨遇而歎吾黨之懷思者已先生又嘗集杜句題辭曰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其寓意之深自况之

切居然可想仕不仕果遂繫先生輕重哉方先生之
以布衣召也天下非無才如先生而不被此舉者先
生豈肯以此相驕則今日之罷官即後此同舉之中
亦非無才不如先生而時命遭逢游登華要者先生
又豈肯以此相羨此先生所以寧受移文之笑而不
堪世人之榮且惜耳鄙指如此未知有當於先生題
集之意否乎

陳稽留先生評定何大復集跋

方順治己亥庚子間錢塘陳稽留先生主寒家與先
少保論文莫逆相約評次左國漢魏六朝三唐詩文
之外間取諸家專集各為論定於是先少保從事韓
柳諸大家文而先生則於有明前後七子之詩細加
抉摘意在治其瑕而全其美有功於昔人甚鉅偶因
暇日披閱何大復集見先生之評之也各體之短長
每篇之工拙盡為定其甲乙以發明作者之心思而

一一折衷於古人曰某也似某也不似既不泯其同
異而又不可昧其源流至一篇之中句有未順字有未
合或詞多而意不貫語複而緒不清者為之潤色刪
改斐然成章大復之詩得先生是正而集乃可傳矣
其有功於大復為何如耶經先生評定者尚有李崆
峒邊華泉李于鱗王元美謝茂秦諸家具如此例而
大復集手批原本乃為寒家珍藏有年今兩姓之先
人已不可見猶得於手澤之存焉者如觀先生與先

少保當日論文莫逆之梗槩焉所當更加什襲傳之
子孫不獨為大復增光已也

學閒館遺詩跋

右先王父遺詩二卷合古近體凡八十首皆作於丙申以後戊戌以前時先王父年五旬致仕歸越鄉徘徊墳廬井里之間即事成咏既又以思念先曾王母就先少保養在長安邸舍復去越來燕自江國抵都門跋涉登臨懷人錄別之感以及天涯回首顧瞻兩地之情莫不寄意篇章流連俯仰蓋先王父平生吟興僅屬此三年而此三年中又僅得若干首從來苟

作者率未必傳若先王父詩雖不多大氏皆性情所
發竊以為勿之可朽也願先王父背棄介社之日早
介社幼穉蒙昧不獲亟為先王父表章侵尋二十餘
年先師陳稽留夫子之弟德公先生力勸受梓因即
屬為之序時癸酉秋也會方有先少保息游堂詩集
之刻校閱工難並舉踰二年乙亥夏乃得次第告成
介社伏攷先王父居越鄉時築園名百草而題所偃
息書館為學閒巽優游餘年以放逸為投老計也且

作詩之始正闢館之初詩中復三致意於學閒而卒
亦考終於此爰不揣愚妄敬顏曰學閒館遺詩而分
體類從差為二卷於是先王父手澤庶不懼泯沒焉
獨是先王父堂構之遺子孫鮮克負荷先少保暨先
仲父後先下地季父與介社南北流離重以宦游嘗
隔數千里外雖曾一尋舊業返故鄉而所謂百草園
者真餘百草學閒書館益復蕩為冷露荒烟今徒存
此名於先王父遺詩令後之人想像而追慕之豈不

大可慨歎矣哉然猶賴有先王父遺詩得存此名令
後之人繫其想像追慕則是舉殆不可少也已

